

達爾罕文庫

2

1 9 9 6

05057
文

史

季

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左中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



达尔罕文史

1996 第 2 期目录

1996 年 6 月

革命风云

骑兵十一团的组建与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

..... ——骑兵十一团历史资料整理小组(1)

对骑兵二师十一团几位领导人的采访录 德吉德(5)

一杆耀目惊心的大旗 阿木古冷(11)

科左中旗土地改革运动综述 金福力京(19)

人物春秋

郭道甫先生及其科左中旗学生 阿日亚(29)

草原之鹰——朱塔庆阿 李晨辉(32)

ZA60/44

达尔罕草原上的教师魂 陈 操(35)

民间歌手查干巴拉小传 赖清亮译(42)

往事钩沉

清代蒙古王公的等级俸禄 王福生(43)

为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立纪念碑一事的回忆 海 湖(45)

在京都寻觅王爷的后裔 德吉德(47)

百业天地

功侔医业众望高 张 利(59)

委员风采

陈忠泽 陆文杰(62)

顾 问 孙占三

主 编 陆 鸣

德吉德

陈 操

名誉编审 岳占标

副主编 赖清亮

拉布丹

陆文杰

编 审 刘国印

张新生(兼)

骑兵第十一团的组建

与 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

骑兵十一团历史资料整理小组

1. 哲盟及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当时形势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军出兵东北，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东北地区的日伪政权被彻底摧毁，哲盟及科尔沁左翼中旗地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建立的短暂时间，国民党反动势力乘虚而入，派魏伯章任国民党科左中旗党部书记长，在科左中旗巴彦塔拉镇设立了国民党党部。妄图趁机摘桃，侵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各地封建地方势力纷纷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组织武装，各占地盘，各树旗帜，各自为政。主要有：科左中旗西北部舍伯吐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滕海山，架玛吐地区的大牧主伪区长那顺乌力吉；东南地区的地主、伪蒙疆团长色音乌日齐拉塔。他们各掌握着100—200人的地主武装。同时土匪蜂起，李宪八等十多股土匪流窜于科左中旗境内，掠夺民财，为非作歹。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

2. 巴彦塔拉当时成为有识之士的汇聚点

巴彦塔拉是位于科左中旗东南部的重镇，距郑家屯只有25公里。解放前是日伪旗政府的所在地。解放后，哲里木盟政府和旗政府亦曾设在此镇。该镇是科左中旗政治、文化中心。1946年6月郑家屯失守前，兴安

南地区行署，骑兵二师师部亦曾设于此镇。

巴彦塔拉，蒙语是富饶的原野之意，日寇投降后，社会各界及大、中专院校青年学生中的进步人士纷纷汇聚在这个养育了自己的故乡——巴彦塔拉。如：阿思根、白音布鲁格、李鸿范、格日勒图、朱塔兴嘎、色音巴雅尔、拉瓦、陈时雨、呢玛·那仁等先后来到了巴彦塔拉。他们同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乌日图、李青龙、张达木林等一起，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阿思根针对当时科左中旗的政局混乱，无政府状态，建议乌日图等人要建政建军。

阿思根是科左中旗腰力毛都村人。他从长春来到巴彦塔拉就意识到建立可靠的武装力量，对稳定混乱局势的重要性。他经老家北上王爷庙（乌兰浩特）时，将朱塔兴嘎、陈云（陈时雨）两位进步青年学生、青年军官介绍给其岳父滕海山。滕海山是当地封建势力派头头。并要求滕海山同他们二人协作，要求朱塔兴嘎和陈云二人努力整顿改造滕海山的武装力量。朱陈二人在协助整顿改造滕海山的武装力量的同时，借助滕海山的势力，在舍伯吐组建了以贫苦农牧民、青年学生、伪国兵为主的80人左右的步骑混合连，陈时雨任连长。以后该连编入十一团，成为十一团的骨干连队，而滕海山的武装力量改编为科左中旗的旗大队。朱塔兴嘎任副大队长，中共党员李云为政治委员。

3. 南地区三旗联席会议与独立大队

乌日图(伪政权时期的最后一任旗长,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厅长,共产党员,已故)是巴彦塔拉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一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社会治安,一面派人去王爷庙,了解哈丰阿等一批上层人物的政治态度,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持什么态度。与此同时,乌日图还抵制了国民党派魏伯章等国民党员到巴彦塔拉建立国民党党部的图谋。

为了统一科左中旗的行动,乌日图出面于1945年10月主持召开了科左中、后、前三旗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各旗要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会后科左中旗很快就在巴彦塔拉组建了以青年学生、青年农民为主体及一些伪国兵约30余人的独立中队。任命拉瓦为中队长,中队干部有毛敖海、海峻良、吴凤鸣等。到年底成员已扩大到100多人。人均一支枪,都备有子弹,轻重机枪各一挺,迫击炮一门,平射炮一门,有战斗力。独立大队成立后,除清剿中旗境内的李宪八等十余股土匪外,还被调去科左后旗与八路军配合清剿了包善一匪徒。战前我军保安一旅某团李副政委(还是李副旅长已记不清),对参加战斗的第三营和独立中队一起进行战斗动员。动员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许侵犯群众利益等。使独立中队的干部战士深受教育。在后旗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用偷袭、迂回包围等战术袭击包匪善一的老家小蒿子屯等处,将匪徒击溃。这一联合剿匪的举动,反映很大,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蒙、汉联军联合剿匪就是好。不久,独立中队改编为独立大队,庄子任大队长、拉瓦任副大队长。人员已达300人左右,除每人一支枪、一匹马外,轻重机枪各二挺,迫击炮一门,平射炮一门。这就是骑兵十一团的前身。

为了统一掌握封建势力武装,避免他们

投靠国民党贻害群众,在成立独立大队的同时,于1945年11月对各地的武装势力进行了整编,成立了旗警备总队,后改为保安总队。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各大队都掌握150至200人的武装力量。第一大队,是中旗西北部舍伯吐地区的封建势力派滕海山的部队,滕海山任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第二大队是巴彦塔拉以北架玛吐一带的大牧主那顺乌力吉的武装,那顺乌力吉任大队长,第三大队是大地主兼伪蒙疆团长色音乌齐拉塔的武装力量,色音乌齐拉塔任大队长。

4. 阿思根南下及第十一团的成立

1946年1月,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即军事部)部长阿思根南下,在哲盟地区组建骑兵第二师。二师下设五个骑兵团,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科左前旗、库伦旗、奈曼旗各建一个骑兵团。

(1)阿思根南下哲盟的第一站

阿思根同那钦双合尔等一行的第一站是科左中旗的巴彦塔拉。在这里将原来的南地区警备司令部改编为骑兵二师师部,由南地区行署主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乌日图任二师师长。白音布鲁格任参谋长,李鸿范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科左中旗的独立大队为基础,从科左中旗保安总队的第一、二大队各抽调一个骑兵连组建了骑兵第十一团。团长格日勒图、团副为拉瓦。团下设三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各连的主管是:尼玛(那仁)任骑兵第一连连长,陈云(陈时雨)任骑兵第二连连长,王道明(新特格)任骑兵第三连连长,常致祥任指导员,副连长海峻良。拉瓦兼任机炮连连长,副连长白老虎。全团共500余人。

(2)阿思根南下哲盟最关键的第二站

阿思根一行的第二站是科左后旗的吉日嘎朗,他们到达吉日嘎朗时恰逢兴安南地区行署主任乌日图也在该地视察工作,中共辽西省委派往哲盟地区开辟新区工作的,以赵石同志为团长的蒙古工作团亦在此工作,他

们贯彻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动群众清算反霸,减租减息。并组织群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和建立党的核心。借工作团进驻该地区的还有李化民副旅长带领的保安一旅三团。阿思根等与工作团双方多次恳谈,共同组织了建军委员会。决定在后旗组建骑兵第六团。工作组对组建骑兵第六团提出了具体建军原则和要求。指出人民武装必须以革命干部为领导骨干,以贫苦农牧民群众为主要成分,根据这个建军原则,六团组建后,由我当地驻军派了政工干部和团政治委员。

此间,阿思根和乌日图到郑家屯,与西满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李富春政治委员就有关旗县政府的领导问题和双方如何协同剿匪问题进行了磋商。于1946年1月25日拟定了《暂行办法》。并由吕正操司令员、李富春政治委员以蒙字〔8〕号证明信形式签发我军所属各部队遵照执行。证明信说明阿思根等人到东蒙各地视察,解决建政建军问题,要求我军政首长予以协助。从此,阿思根一行在我各地驻军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组建二师部队各团的工作。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驻军的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各地驻军都依照六团的组建精神原则,向七、八、九团都选派了政治委员。同年2月下旬,阿思根又到郑家屯,同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吕正操已调东北局),政治委员李富春就东蒙自治军接受西满军区的领导指挥,接受给养供给问题签署了协议,4月,中共西满分局和辽西省委派赵石同志任骑兵第二师政治委员,耿青同志为骑兵第十一团政治委员,李维涵同志为骑兵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所以,骑兵第二师及其所属各团,在组建之初就确立了以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制度。

阿思根同赵石同志相处期间,从赵石同志身上学到了我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不畏艰苦、坚韧不拔、鞠躬尽瘁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给阿思根以极其深刻的印象,1948年1月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工作,其家属和同志们让其安心养病时,他说:“赵石同志的那种精神,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阿思根同志在科左后旗同辽西省蒙古工作团的相遇,两次到郑家屯和西满军区、西满分局领导同志的会见,获益匪浅,使骑兵第二师各部队在组建伊始就接受了党的领导,执行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及其所属各团就是在党的七大精神指引下,在中共西满分局、西满军区和辽西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组建起来的。

5. 健全军、政各级干部, 编定战斗程序 (1946年1月至1946年5月)。

1946年2月毕业于我军西满军区白城子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额尔敦巴雅尔、布和巴雅尔(布和)、常致祥等三人受命到二师十一团工作。5月毕业于巴彦塔拉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那顺乌力吉(那顺),厚和巴拉(厚和),布林特古斯、满都乎、阿拉德尔、常捷扎布、拉喜拉布登、拉喜宁布等8名同志也来二师十一团工作。这时期各级干部的配备情况是:团长格日勒图,政治委员耿青,副团长拉瓦,参谋长胡力雅其,副官毛敦海(额尔敦达来),阿龙(阿龙希力)。政治处主任李维涵,组织干事那顺,民运干事布和。供给主任陈毅清,卫生主任舍楞,生产队长吴凤鸣,指导员额尔敦巴雅尔,骑兵一连连长尼玛(那仁),指导员满都乎,文化教员阿拉德尔,骑兵二连连长陈云(陈时雨),指导员布仁特古斯,文化教员常捷扎布。骑兵第三连连长海峻良(德力格尔),指导员常致祥,文化教员拉喜拉布登。机炮连连长拉瓦(兼),副连长白老虎,指

导员厚和,文化教员拉喜宁布。这样,从组织上为建设一支人民军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调整环节干部。

为加强团连的主管干部,耿青同志任职后建议把连、排干部调整到团里连里工作。根据耿青同志的这个建议:调任团长格日勒图为骑兵第二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任命副团长拉瓦为东蒙自治军警卫团团长,任命骑兵第一连连长尼玛为十一团团长;任命骑兵第二连连长陈时雨为骑兵十一团副团长;任命团司令部副官毛敖海为骑兵第一连连长;任命骑兵第二连排长扎木斯楞为二连连长;任命团政治处组织干事那顺为骑兵第三连指导员;任命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布和为政治处组织干事。

调整后,团、连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团长那仁(尼玛),政治委员耿青,副团长陈时雨,参谋长胡力雅其,政治处主任李维涵。第一连连长额尔敦达来,指导员满都乎;第二连连长扎木斯楞,指导员布林特古斯;第三连连长德力格尔,指导员那顺;机炮连连长白老虎,指导员厚和。

7. 我骑兵第二连与保一旅一个步兵营协同剿匪。

十一团二连,1946年于2月底同保一旅

于团长带领的一个步兵营配合剿匪。土匪金龙辘子的一股匪徒从通辽向舍伯吐方向逃窜,据情报匪徒已越过舍伯吐西北的沙漠地带逃向开鲁镇东北的哈尔宝吐(黑树林子)森林地区。于团长与十一团二连在舍伯吐镇相遇,经交换情报,陈连长以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率部担任了前卫。追敌一天一夜。保一旅侦察参谋(姓石)报告骑匪已去向不明,于是,于团长下令停止追击。在共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于团长看到二连装备差就对陈连长说,这次战斗的所有缴获,战利品全部用来装备二连。陈连长第一次接触八路军,听到于团长的话非常感动。

当剿匪部队回到舍伯吐,要返回通辽时,陈时雨同志和朱塔兴嘎等同志动员了舍伯吐地区的十余辆大胶轮车,把步兵营送回通辽。当车辆返回时,于团长给每辆车装上了三石高粱,以示友好支援。

这件事在当时的二连指战员中,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称赞八路军纪律严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二师第十一团史料》连载之一

责任编辑 陈 操



·革命风云·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对我来说是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一天我从那令人生畏的小黑屋子里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不久“五二”批示下来“停止挖内入党”从而精神上彻底解放。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和生活上的调理,身体基本恢复。我的工作临时安排在专案办公室。此时办公室有一项任务,要对十一团当年我党派去的领导干部进行采访。他们是第一任政委耿青和政治部主任李维涵。我听到这个打算后,找了刘玉山同志商量,我有意和他搭档承担这项任务,玉山同志听了欣然接受。于是我们找了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姚××,我们的“求战”出乎他的意料,他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访耿青同志(十一团第一任团政委)

我们于一九六九年七月末从保康出发到北京。当时我们只知道耿青同志在北京军区工作,但没有准确的地址,所以曾到总后,军科院最后在第七机械部找到了耿青同志。

下边是耿青关于在十一团任职期间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受辽西军区的派遣到骑兵二师十一团任政委。上任以前在郑家屯,由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陶铸同志同我谈话,当时他谈的很简单,大意是东蒙有一批进步的蒙古族青年,他们组织了一些民族武装,要求我党派政治干部去建立政治工作。并指出我到十一团以后,要防止大汉族主义情绪,努力团结广大蒙古族军民,带领他们一起打蒋介石反动派。并交待到了科左中旗以后,接受我党派去的梁一鸣同志的领导。这样我带着军区的介绍信到科左中旗巴彦塔拉找到了梁一鸣同志,经梁一鸣同志带我会见

对骑兵二师十一团 几位领导人的采访录

德吉德

了乌力图、李鸿范。报到不久由乌力图、李鸿范以二师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名义签署任命我为骑二师十一团政委的命令。

我离开十一团是在四六年的十一月底。那时十一团已经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同时发展了四名中共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所以我向当时的二师的政委赵石要求回主力部队。我建议我调走以后,由新人党的陈云(陈时雨)代理我的工作,经赵石的同意,把工作交待给陈云同志以后离开了十一团,调到辽西军区工作,这时军区已移驻白城子。

我去以前十一团的概况。

十一团的番号,全称是“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二师第十一团。”全团约四百来人,团部直辖四个连,一、二、三连各百人左右,为长枪连,

四连为机炮连(两挺九二重机、两门五七速射炮)约五、六十人。全部系骑兵。团长格日勒图、一连长呢玛(后改为那仁)二连长陈云(后改为陈时雨)、三连长海峻良(又名德力格尔)、四连长王殿荣(又名柱瓦)。当时二师师部和团部都驻在科左中旗巴彦塔拉街上。师长是科左中旗旗长乌力图兼任,参谋长王海峰、政治部主任李鸿范(又名协蕃布僧格)他是高级知识分子。

十一团的前身是科左中旗政府的旗大队。在我去以前才改编为十一团。其中一、三、四连是由旗大队直接改编的,二连是陈云在舍伯吐地区另行组织的。因此,我到十一

团时,团部驻地只直接领导一、三、四连,而二连仍由陈云带着驻在舍伯吐地区,据当时陈云讲,该连还没有组织足够的人数,所以,未与全团会合。据我所知十一团的前身科左中旗旗大队(又称独立大队)是日寇投降后,以原伪科左中旗旗长乌力图组织的伪国兵和伪军官的一个地方武装。后来东蒙自治政府以阿思根为首的在王爷庙组建东蒙自治军,将这支武装升级改编成团,在哲盟地区组成二师,由乌力图兼任师长,乌是哲盟各旗旗长中资格较高的伪满的“简任级”地方官。后派来王海峰任参谋长和部分伪军官出身的干部到下边任职。这时十一团有了正式的军旗、军徽。十一团是保护蒙古民族的利益,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自治奋斗。我到十一团后,我党领导人梁一鸣向我介绍,要求我军派政治干部到十一团工作,是由梁一鸣向李鸿范、乌力图提出建议的结果。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东蒙的一师已有我党派去的胡秉权在师里工作;另一方面李鸿范、乌力图感到十一团需要我党派政治干部来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所以,接受了梁一鸣的意见,然后由李鸿范乌力图向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提出要求,我党派政治干部。但是当时十一团有的军官,对这一决定有抵触情绪。有的旧军官出身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狭隘民族观念较强,对大汉族主义很仇恨,羡慕外蒙古的独立,因此有强烈的自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自治”就是象外蒙古那样的独立。也希望共产党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那样帮助内蒙古独立。但我党我军能否打败国民党抱怀疑态度。认为我军不正规,不会打正规仗,只会打游击战,因此,又有动摇的一面,所以,有的人在关键时刻又想脚踏两只船。

我到十一团面临的是如此复杂的情况,因此,在上级党政领导和部队广大官兵的支持下,在军队组织建设上采取了重大的改革。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开始建立团政治机关;同时二师政治部从巴彦塔拉军政干校毕

业的青年学生中选派了五名同志到十一团,分别担任政治处干事和连指导员,如满都呼到一连任指导员,那顺乌力吉到三连任指导员,胡和到四连任指导员,二连指导员和政治处宣传干事的名字不记得了。此外还有一名从白城子军政干校毕业的布和到政治处任组织干部。与此同时团连两级都建立了军政首长的“两长制”。依靠政治工作系统的建立,在干部战士中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群众纪律的检查制度,同时进行了阶级教育,官兵关系和军队关系的教育和支持地方开展清算斗争的教育。

团领导体制的改革是,依照我军抗战时期团军政委员会的形式。在十一团建立了凡是遇有重大的工作都召集各连军政干部到团部集体讨论的制度。团建立政治机关后,将机关组织改为司、政、后三个机关。六月下旬我去通辽参加第五军分区和二师的联合司令部成立会议期间,向梁一鸣和李鸿范汇报了我对十一团主要领导进行调整的想法。我建议拟换团长格日勒图由一连长呢玛代理团长,由面部副官毛敖海接替呢玛任一连长,还要调整王殿荣。这一意见得到梁一鸣和李鸿范的支持及时进行了调整并将王殿荣调出,同时根据李鸿范的意见由陈云担任副团长。

在十一团新内入党解散以后,我和李维涵着手发展中共党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七、八两个月的摸底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and 个别谈话教育在九月份先后发展了那顺乌力吉和布和。他们是由我和李维涵作介绍人;十月份又发展了陈云和厚和。这时李维涵又调出十一团,他们两人由我和章泽作介绍人。以上发展的党员都经过和本人谈话和填写入党志愿书,并经过中共科左中旗委集体讨论批准的,并分别给予半年或一年的预备期,在舍伯吐举行的入党宣誓,旗委书记章泽代表旗委讲了话。成立了五个人的中共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十一月初我调离十一团时,由陈云代理支部书记。

我在十一团工作期间领导关系的情况。十一团隶属于二师，再上边隶属于王爷庙阿思根的军事部，因此，为解决我军和二师的作战的统一指挥，曾在通辽成立过第五军分区和二师的联合司令部。在内部工作关系上，我党的决定则通过五地委赵石和梁一鸣向乌力图和李鸿范传达或做工作后通过他们提出执行。后来二师师长调转工作，由那钦双合尔任职（他是伪满皇帝溥仪的侍从武官，军阶是将军），赵石兼任二师政委。二师的行动决定由赵石在师里和那钦双合尔、李鸿范商定。我的领导关系是双重的，在党内九月以前归梁一鸣领导，九月以后成立了中共科左中旗旗委。这一决定是由章泽传达陶铸的决定。旗委由三人组成：章泽、安铁志、耿青。由章泽任书记。党外我受二师政治部主任李鸿范的领导。

我在十团任职期间，行动区域一直在旗境内，没有接受过旗外的行动任务。四六年七月挺进巴彥塔拉，开始在中旗境内开展游击活动，追歼窜扰中旗境内的敌匪。整个十一团大的军事行动都受联合司令部的指挥。

访李维函同志（十一团政治处主任）

我们从耿青那里了解到李维函同志在广州军区工作。这样我们从北京南下到广州。但是广州军区告诉我们，李维函早已复员到地方工作，现在可能在广州南部电白县，到电白县后才了解到在电白盐场工作。电白盐场离广州市还有一千五百多里，在南海边，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盐场的一位负责人是河北省人，四七年南下干部，他听说我们是吉林省的非常热情，他说在这里见到了我们北方人很高兴，他领我们到海边观赏。

（这里是边防，来者需持有边防证才能到海边）。然后他领我们会见了李维函同志，他是四川人，下边是李维函同志关于在十一团任职期间的回忆：

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中共辽北省委省军区政治部任命为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一团

政治处主任。同年十月我调回辽北军区政治部组织组工作。我在十一团任职共五个来月。到十一团以后才知道，该部队是由地方民族武装改编而成的。十一团为骑二师领导，以后又为五地委和五军分区领导。我到十一团以前，我们党已经派了耿青同志为团政委。他在十一团工作期间，对这支武装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我党我军政治工作规范和要求，进行了对部队的建制工作，使这支民族武装，有了很大的提高，又在十一团内发展了中共党员，组建了党的组织。我调十一团时耿青同志仍在十一团工作。

我任十一团政治处主任以前，由辽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陶铸同志同我谈话，其中心意思是：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组建了民族武装，要求我党派人帮助抓好这支部队，你到内蒙古以后，要建设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团结蒙古族人民和军人，抓好军队的政治工作。

我任职期间，十一团的情况是：十一团是一、二、三、四四个连，全团四百多人，团部下设供应处、团司令部、政治处等机构，各连有连长、政治指导员，政治处有政治干事。

我调到十一团，当时的团长是呢玛，听说他是伪军排长，“八一五”光复后，表现进步，倾向共产党，他在该团有一定威信。十一团的成员主要是蒙古族农牧民出身的战士，少数是伪国兵和伪军官，后一部分人员思想比较复杂，均有不同程度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但绝大部分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和蒙古贵族。该团的活动没有离开科左中旗境内，在旗境内打游击，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地方的清算斗争。

访那仁同志（十一团第二任团长）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有幸在科左中旗人民政府招待所，会见一生戎马生涯的骑二师十一团第二任团长现呼盟军分区司令员那仁同志，下边是那仁同志回忆四十八年前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们原伪满步兵营里三个连长，拉瓦（王殿荣），庄子和我带领六十多名士兵，从唐山出发准备去王爷庙（乌兰浩特），途中在霍老吐屯住在色音乌其日拉吐家，我们原来相识，他是德王的部下，请假回家探亲，见面以后，一定要我们在他那里暂住一段时间，原因是：一是你们长途劳累休息几天；二是辽河涨水过河困难；三是通辽住霍了苏联红军；四是通辽附近土匪闹得很凶，不时到这里骚扰，你们在这里他们就不敢来了。这样你们也维护了地方治安。当时我们确实很累，我们几个商量以后同意暂住一段时间，看形势商行。但是士兵中有不少是扎赉特、扎萨吐的人，他们归心似箭，经过研究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回家，临走时再三嘱咐他们一定活着回家。留下来的有三十多名，换掉国兵的服装，到附近各屯中隐蔽下来。不久，色音乌其日拉吐对我说，北边的胡匪越来越猖獗，咱们抓紧时间集中兵马组织一支自卫团。这样经一段时同的准备工作，组成了自卫团，团长是色音乌其日拉吐，团副拉瓦、桩子、梁国安。下设一个中队让我兼任中队长，兵员是在我们原有三十多名士兵的基础上，从当地招收了有枪有马的三十多人共六十多人。

没过多久，从巴彦塔拉来了一位姓于的军人，我们原来就认识，他是伪满时期的少校，我是中尉，他对我说：“阿恩根从王爷庙来到巴彦塔拉，他向乌力图传达了东蒙自治政府的指示，同时让乌力图组织自治武装，于少校接着说：“乌力图已经听说你们来到这里，现在专程派我来看你们，同时让你组织一个连，我在途中经过贝子府的时候，在那里以都日色嘎达为首的已经组成一个中队。这样经过协商我在此地组成了一个中队，接着于少校带着我找到敖古斯台的图门白乙（原敖古斯台警察署长）又组成了一个中队，这三个中队组成一个保安大队。大队长由于少校兼任，付大队长由色音乌其日拉吐兼任。这就是科左中旗南三区保安大队。这支武装组成

以后，于少校临走时对我说了两件事：一是你们三个人中（指拉瓦、庄子和我）最好到巴彦塔拉去两个，把那里的闲散国兵组织起来；二是九月底在巴彦塔拉召开南地区会议希望你们去参加。但是当我们九月底去巴彦塔拉时会议已经开完。乌力图会见了我们同时正式通知保安武装改编的决定。南地区的保安大队现在正式定名为保安第三大队；舍伯吐一带为第一保安大队由滕海山为大队长，陈时雨管军事；架吗吐一带为第二保安大队由那顺乌力吉为大队长。我们从巴彦塔回到霍勒图，传达了乌力图的决定。拉瓦和庄子带了十多名伪国兵到巴彦塔拉，以后将那仁的闲散伪国兵组织起来，建立了科左中旗独立中队，后扩编为独立大队。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巴彦塔拉组建了十一团，其兵员是以独立大队为基础，从一、二保安大队抽来的人马如一大队的陈时雨所带的兵员；二大队调来二十多人；从桩头区调整李金晓（伪警尉）所带的二十多人；从三大队调来五十多人。十一团，第一任团长格日勒图（喀拉沁旗人，伪满兴安军官学校毕业生，当时是上尉）、团付拉瓦（王殿荣）兼参谋，团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政治处是后增设的，后勤处长陈殿青，生产队长吴凤鸣；十一团下辖四个连一连连长那仁、二连连长陈云、三连连长德力格尔、四连（机炮连）连长王首民。一九四六年四月份调来耿青任第一任团政委、同年五、六月调来李继函任政治处主任。从这时开始增设政治处，各连派政治指导员抓政治工作。

十一团刚组建时称五团，大约过三个月左右改为内蒙古自治军骑兵二师十一团。那时团的旗帜是东蒙自治政府的旗帜，旗徽是套马杆和锄头的图案，二师共五个团组成十二团在后旗、十三团在宾图（前旗）、十四团在库伦、十五团在奈曼。师部驻地在巴彦塔拉，十一团团部和三连四连驻地也在巴彦塔拉；二连在舍伯吐，一连在大林站。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侵占了郑家屯，这时将一连调到巴彦塔拉同三连一道进行武装防守。机炮连因无马匹与团部后方机关移到庄头、别日根一带，同年六、七月间团长格日勒图调到通辽联合司令部，任命我为团长。不久，在胡日根庙召开旗政大会，我和耿青政委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减租减息，会上按照耿青政委的意见，我代表十一团表态发言，表示我们武装部队坚决支持地方政府开展的减租减息，我们作地方的后盾。后来才知道耿青也是中旗减租减息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接着在巴彦塔拉斗争二贝子，我也登台讲话。那时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打国民党还要打游击、打土匪维护地方治安，支持地方政治运动。遇有国民党大部队时向联合司令部报告，统一行动。

联合司令部是八路军和地方部队的联合机关，司令部有高体乾、那钦双合尔、乌力图。部队的工作主要靠高体乾和那钦双合尔，乌力图是兼职，他主要分管地方工作。

科左中旗减租减息工作团成立以后，各区都要派三至五名或一个班的兵员，这些士兵都从我团一连和二连抽调，这样兵员减少很多，为了部队兵员适应战时的需要，旗长张达木林决定把科左中旗第二保安大队共二百名士兵编进十一团的一连和二连，将保安第二大队的队长那申乌力吉调到联合司令部，然后把他抓了起来。对二大队进行整训和政治改造，要把这支部队改造成革命的部队，改编的时间大约是四六年的七月间。

整训开始不久，我们听说苏和巴特尔叛变了，杀害了我们党的干部塔兴嘎和李云，又袭击了驻在孙家窑的盟旗政府领导的减租减息工作团。这时将陈时雨的二连已调到巴彦塔拉。此时我已担任团长，陈时雨任副团长，胡力雅其任参谋长，毛敖海（额尔敦达来）任一连连长，扎木苏任二连连长、机炮连连长白老虎。苏和巴特尔叛变当时我们要想立即出

击，但未接到命令不敢动，正在危急的时候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让我们十一团立即派两个连出击打苏和巴特尔，于是我和副团长陈时雨、团政委耿青带了二连和三连到舍伯吐，把政治处主任李维函和一连留在巴彦塔拉，机炮连这时驻在庄头。到了舍伯吐我们对战局进行了研究之后决定：二连三连进北山追击敌人。政委耿青副团长陈时雨留在舍伯吐，我带了两个警卫员又回巴彦塔拉，当我们走到小巴彦塔拉时遇见了一连的士兵和李维函主任，李告诉我说，昨天国民党已经侵占了巴彦塔拉镇，他们有一个营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是突围出来的。根据这种情况我和李维函同志研究决定：让战士们在这里休息，我们两先进大林站，一是向联合司令部报告巴彦塔拉失守的情况；二是与大林站的保一旅取得联系请他们合作将巴彦塔拉夺回来。但是保一旅不肯合作。我们只好从大林站到庄头住了一宿。次日早饭后又往回走，在温都尔白后边遇见男女老少很多人，他们是躲避敌军的老乡。他们告诉我，你们的部队到协代乌苏吐一带打敌人去了。听说协代乌苏吐等地进来七八百名敌人。我们继续往前走，快到东巴彦塔拉时，听到后边高粱地里传来枪声，还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走近细听是我们的士兵，他们从高粱地里走出来，见到我述说他们是去协代打敌人，正在追击一股敌军时，连长下令停止追击，结果敌军反扑过来打我们，当时连长不让组织还击敌人，这样部队跑散了。东南方向还有不少士兵往南跑，我骑马往南走到巴彦塔拉南坨子上停下来观察，这时我们的士兵，往这里集中，此时敌人不再追了，时近傍晚我们三个接的兵员聚集在这里，另一个排据说已向大林站走去。当我和两名警卫员和李维函四人向东巴彦塔拉冲进去的时候，李维函偷偷地调转马头，往大林站走了，他到大林站后正巧碰上了失散的另一个排的人马，在那里又与保一旅取得联系第二天带两个连的骑兵来找我们，我当时很不

高兴的说：“你走时为什么不说一声呢？出了意外怎么办”。他还很不服气，我们两吵了起来，这样我们之间起了小的矛盾。后来保一旅的一位连长把这一经过向联合司令部作了汇报，不久司令部将李维函调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侵占通辽、开鲁，又向舍伯吐进犯。我们遵照师部的命令，转移到突泉在那里换了冬装，马也打上了铁掌，为十二月进行反攻，收复舍伯吐作了充分准备。此时二师的主力仍然是十一团，为了彻底歼灭这股敌人，从一师说来一个团，从通辽的四分区调来两个步兵团。不久国民党部队和苏和巴特尔，又进犯舍伯吐。当时拟定的计划是：我们团从新艾里直接向东舍伯吐方向进攻，阿木古楞他们绕到敌人的后边去打。两个步兵团从东边民主屯一带包围。黄昏时分，我们要向舍伯吐出击时，上级下令不打了，让我们撤出来，到塔本扎兰洪果尔敖宝一带待命。我们带着部队转移到洪果尔敖宝，我到师部打听部队已经包围了敌军为什么不打了？答复是：“这支部队是新整编的，可能还有新的任务，如果接受新任务以前，受损失就不好办了”。这时驻在舍伯吐的国民党部队和苏和巴特尔的兵不知为什么自动退出了舍伯吐。此后高体乾带领从通辽调来的两个步兵团往东北与西满分局会合去了。我们十一团、十二团、六支队的一部分人、一师的一个团向东南出发收复巴彦塔拉，部队接近巴彦塔拉时又接到命令“不打了”。这样部队转回来驻进腰忙哈，此时保一旅已进舍伯吐，并派出侦察部队出去侦察，在花吐古拉遇到了国民党的七师和八师，发现敌军后他们扔了手榴弹通知大部队，然后跑到我们那里，我们听到消息后立即向师部作了汇报。师部指示要我们给让地方。这样部队撤到塔本扎兰。第二天，天还没亮，在舍伯吐、孙家窑响起了枪声，这就是四六年腊月廿九日的腰忙哈战斗。我们十一团、十二团和二师等部队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二师和十二团一直在东

腰忙哈东边的坨岗上待命，我们在南腰忙哈东南坨子上整整坐等了一天，傍晚时分来命令让我们回塔本扎兰休息。回塔本扎兰后我问师长白音宝力高(王海峰)人家在那里战斗，而我们在坨子里整整坐了一天为什么呢？师长的答复是这次战斗是保一旅指挥的。后来听说，保一旅所以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是为了尽可能保存内蒙古骑兵的力量，保持实力不让损失。此次战斗我军胜利。从这次战斗后国民党再也沒来。

这次战斗开始前，哲盟政府、哲盟地委都在舍伯吐镇烧锅院内，仗打起来后往北撤到花胡硕去了。保一旅在舍伯吐呆了一个多月，然后奉命去打通辽和开鲁。十一团此时在希伯花、达来胡硕一带肃清敌人，不久把我们派到三家子驻扎，目的是预防国民党再次向北进犯。

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我们十一团、还有十二团，通鲁支队(通辽和开鲁的两个县大队)汇合第二次解放通辽。我们打进通辽时残余敌兵把弹药库放火烧着了，我们消灭了一部分残余敌兵解放通辽以后，继续追击彭额指挥的国民党骑兵旅二十五团，接着连夜去打钱家店的敌军司令部。此时十二团和十三团从南路向东进攻，敌二十五团被我军赶出钱家店后，他们把敌二十六团调出来，跑进哈拉乌苏庙。当我们追到哈拉乌苏庙前边的坨子上正与十二团、十三团舍合，这样我们集中兵力消灭了敌县大队的二三百名步兵，敌骑兵往双合尔庙逃跑。此时正在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拉锯战役。国民党兵从通辽、开鲁、郑家屯被赶出以后向齐齐哈尔方向逃窜。

我们追击苏和巴特尔，格瓦拉喜的二十五、二十六团时，有不少蒙古族骑兵，不愿意跟苏和巴特尔逃跑，投奔我们的部队，这样十一团不断地扩大势力，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把我们十一团调归辽西军区二地委二分区领导。但编制仍是二师的，（下转第19页）

一杆耀目惊心的大旗

——忆科左中旗人民子弟兵旗大队

阿木古冷 执笔

解放战争时期，科尔沁左翼中旗有个旗大队，是由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组建和率领的。它始建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而终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支队伍，人数才一百二、三十名，存在的时间也仅二年有余，但它确为科左中旗的民族、民主革命出了力，流了血和汗。今天，耗费些纸墨将所忆起的片断串缀成篇，献给为这支队伍的建立做出贡献，为完成这支队伍的使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旗大队全体指战员；也为当今编修史志者筛选酌用，以尽历史之义务。

一、赘述历史背景

科尔沁左翼中旗(以下简称左中)的蒙古族青年所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原因，这块地土长期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榨，挑拨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压迫而形成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第一代达尔罕王满珠习礼随其父奥巴降清后，殊功于清室，倍受优遇，晋迁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世袭罔替，执掌礼萨克(政务)。他的领地广袤，的二十万平方里。跨东西二辽河，居内蒙各旗之首。土质肥沃，且气候冷暖适宜，是农牧业生产得天独厚的宝地。清朝统治者对蒙旗实行封建政策，禁止越界放牧，限制汉人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时至清末，汉满官僚地主促使满清政府改变了禁垦蒙旗土地的政策，以敛财为目的加紧垦殖蒙荒，变私放为官垦，既得地权

又获地利，辛亥革命，民国虽兴，北洋军阀政府对蒙古民族仍循清朝故辙，实行政治上笼络王公上层，颁发《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制定《边荒条例》，规定放垦蒙古游牧地段所收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该旗。于是和蒙古王公相勾结的军阀、汉族地主、地商包揽土地，左右地价，渔利中饱。光绪后期接连放垦、新设怀德、双山、梨树、辽源、通辽等俗称八大县。为垦殖和征租而设置的安垦、招垦、天惠、福长、公合等等名目繁多的地局，到二十年代末，据说达二十四个之多。靠近左中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俊升更以武力强行开荒。一面移民招垦、一面驻军屯田。在“垦地日广，牧场益狭，……”蒙民生计日蹙，加剧了农牧矛盾，激化了蒙古牧民同王公及其相勾结的汉族军阀、地主、地商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种族压迫，挑拨民族关系，激化了蒙汉民族的矛盾。蒙古族知识青年为争取民族解放，要组织民族武装的强烈意识和热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此外，还有近因，那就是在旗大队组建之前，左中已经有了几支武装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在左中的日本人撤走，十四日原旗长乌力图组织了左中治安维持会。下设直属卫队。全旗先后分四个地区成立了四个保安大队。兵员一部分是伪警察，一部分是招集起来的伪满国兵，再就是当

地有枪有马的地主或其子弟。队长都是当地有声望并有实力的人士。当年十月成立了旗政府,保安队仍原封未动。这些队伍成分不纯,均为地牧主所把持。革命青年们无从插手,奈难左右,于是便开始组建一支新型的武装。

二、在战乱中诞生

左中巴彦塔拉地处东蒙的南缘,靠近沈阳、长春,是东蒙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八一五”日本侵略者一垮台,中旗籍,或是靠近这里就读的大学生、中学生都纷纷汇集于此,其中的李鸿范、色音巴雅尔二人被擢举为知识青年的中心人物。前者主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兴安南地区的工作;后者负责中旗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的工作。他们团结了广大青年,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王公封建的革命活动。在国民党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当国民党军占领了郑家屯,旗政府从巴彦塔拉撤退之后,色音巴雅尔几次进出巴彦塔拉,更感到抓武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想法,得到了西满分局派来担当领导工作的梁一鸣的赞赏和支持。于是,就在战乱之中着手筹建旗大队。其正式建制是四个中队并附有一些小的单位。

一中队,筹建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初。此前,色音巴雅尔已指定舍英、萨那在架玛吐以清算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白敦特根等串联兵员,以待时机。八月初,色音巴雅尔协助旗长张达木林同那仁团长带领十一团,来到架玛吐,将保安二队改编到十一团,之后的第二天上午,白敦特根腰挎“单子挺”的撅把子枪,同几名背着套筒子、“火燎杆”枪的农民新兵就进驻了保安队的营房。这支新队伍开始命名自卫队,舍英、萨那分别任队长和指导员。紧接着没收地主的枪马,挖据散藏在个人手中的“火燎杆”等破旧枪支以武装队伍。不久改称架玛吐大队。最后的编序为旗大队的第一中队。人数五十一、二名,队长和指导

员仍由舍英、萨那分别担任。一九四七年通辽解放后,舍英去哈尔滨入学,常胜任队长,萨那去花胡硕区后,由孟兴阿任指导员。

二中队,始建于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战士主要是舍伯吐镇上的手工业工人,人数二十几名。巴拉吉尼玛任队长,桑杰(忽奇图)任指导员,图门仓任副队长。舍伯吐解放后,巴拉吉尼玛出任区长阿其拉图从第二中队调来任队长,忽奇图搞旗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儒义宁布接任指导员。后来儒义宁布入学,萨格德尔继任指导员。

三中队的建立,由孟再生(贺喜格都冷,旗公安局副局长)带来的十来名战士做底垫,将图布信区中队(民团)的枪马收缴上来之后,吸收了一批穷苦农牧民扩建起来的。人数四十二、三。队长孟再生,指导员阿木古冷,副队长阿尤拉。一九四七年全旗解放后,孟再生去乌兰花区,阿尤拉任队长,尼木德任文化教员。秋季,阿木古冷调到大队政治部,韩拉喜任指导员,赵扁头升任副中队长。

四中队来源于巴彦塔拉区中队。国民党军占领郑家屯,巴彦塔拉成了前沿。区长谢力巴拉(李永春)根据梁一鸣、色音巴雅尔的指示,组织当地清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为武工队,配合十一团在巴彦塔拉与敌人周旋。秋季敌军大举进攻,十一团北撤,巴彦塔拉武工队由队长李永春指导员土木耳带到架玛吐,编序为旗大队第四中队。十一月初,护送盟委、盟政府及其家属撤向北山之后。被乌力图盟长要去做为盟政府的警卫连。

此外,还有几个有关单位:武工队或称后勤工作队。由白元旦、胡素二人分别任正、副队长。带领几个人随副旗长包国惠去后方担当保卫生产的任务。不久,分赴其他岗位。

步兵中队。一九四七年秋相继接纳了一些投诚人员,由于缺少马匹,就暂时组织了个步兵中队驻于舍伯吐。由贺喜业勒图任队长兼指导员。后来整编到一、二中队,撤销了建制。

干部班。是由未在中队担任具体工作的哈日巴拉、白敦特根、巴特尔仓、业喜扎布、王巴特尔等十来名同志组成的，隶属于大队部，通讯队，只有二人。队长确加布，后来他去王爷庙学习，通讯队随之消失。

大队部。大队长由旗长色音巴雅尔兼任，阿拉坦仓为副队长，政委开始由旗工委书记章泽担任，又由色音巴雅尔兼任。一九四七年秋曾昭昭任副政委，阿木古冷任政治部主任，陈路任后勤部主任。在打游击时期，大队的青年工作由沙那专抓。关布、忽布起负责后勤，专管粮棉问题。此外，副旗长包国惠率领确吉、嘎儒等同志奔波于前后方，出没于敌我之间做生意，搞生产，为旗大队尽后勤任务。

三、在困难与挫折中发展壮大

组织武装，最要紧的就是枪支弹药。色音巴雅尔协助张达木林旗长带领十一团改编保安第二大队，本想从中搞一些枪支，不料竟然落空。遂来独立旅骑兵团解除图布信民团的枪马，而好枪好马均被带走，他们要去前线打仗，只好服从大局。在旗大队内部因思想观点上的差距，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尤其是在整顿和纯洁队伍时涉及人事关系更为棘手。尚好，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和矛盾，都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得以解决。

当时，在旗大队所属的各中队中，论装备最好的要属第四中队。它是以巴彦塔拉武工队起家的。巴彦塔拉是伪满旗政府所在地，又是封建主的中心人物温都尔王的王府所在地。它网罗着很多封建地主、牧主、官僚势力。协力巴拉区长将他们的枪马收缴上来，组织了武工队，并以此为底垫扩充队伍。第三中队的一部分枪支是缴自图布信民国，其大部分是从民间挖掘出来的。第一、二中队的枪支，大部分都是从民间收缴来的。全大队只有一挺从独立旅要来的不能连发的日本三八式轻机枪，这是唯一可以炫耀的武器。至于马匹都是没收或收买、征用来的。鞍具

也极为简陋，有的肚带、蹬皮竟是麻制品的。直到四七年，由国民党军投降过来的人员日益增多，随之枪支弹药马匹也逐渐好了起来，每个中队都有了美式轻机枪。这时的旗大队，可谓“鸟枪换炮”了。

其次，是服装上的困难。旗大队的全体干部战士没有统一的服装，每个战士从家里穿出来啥就是啥，各色各样，真是典型的穷苦农牧民游击队。比较好的是第三中队。原因是在图布信区上放牧着保一旅三团帮助孟再生没收来的白福柱的牛羊，以此换了一些土布，用荞麦花煮染后，给每个战士做了一套便式棉袄棉裤。又用牛皮做成了靴靸，用羊毛做毡袜，每人发一套。这样，仅第三中队有了统一的服装。帽子，是由大队部发给每人一顶棉帽胎，自己想法配帽耳子，于是，有人用狗皮，有人用猫皮，有人用羊皮，有人用兔皮，五花八门。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冬衣，顶风冒雪，行军打仗，身子冷了，脚冻疼了，就下马跑一阵儿，或唱唱革命歌曲。尤其是夜行军，待到凌晨时分人和马都挂满了白露，大家开玩笑地说：“咱们是白人白马白盔甲”。

困难之三，则是屡遭挫折。旗大队的第一中队刚刚组建，驻在架玛吐。一九四六年十月初，架玛吐区留用的伪满区长包达木林加布乘色音巴雅尔去图布信之隙，勾来大批土匪袭击了旗政府和一中队。指导员沙那率领中队仓促迎敌。幸好，第四中队由李永春（谢力巴拉）、土木尔带领在头天晚上由巴彦塔拉转移到架玛吐东端土围子，由于这两支队伍的支援，一中队得以突围。在突围中，老班长白敦特根站在光秃秃的平地上向敌人射击，掩护了同志们。为此，他曾获得了辽吉省模范干部的称号。这次被袭，一中队牺牲了一名战士，四中队伤一人，牺牲一人，被俘四人，丢失战马两匹。色音巴雅尔从图布信回来，立即收拢队伍，再张旗鼓，将一、四两中队重新组织起来。人们称此为第二次建军。局势稍有稳定，乌兰花区的武工队队长白元敦

跑来汇报：乌兰花的区长巴拉根舍楞、区队长海青被手下的乌音嘎杀害，区武工队的海青喇嘛正在串通叛变。色音巴雅尔获此情报后，即去保一旅侦察排驻地向带队的纪参谋商定：将武工队和旗大队召集到侦察排的驻地，以旗长讲话为号令，由旗大队动手缴武工队的枪支。按此部署队伍刚刚集中到预定地点，旗长也尚未开口，而纪参谋却下令侦察排开枪。子弹和手榴弹落入集合起来的人群中。顿时，人仰马翻，喊的喊，跑的跑，乱成一片。尚未恢复的队伍又被纪参谋打个稀巴烂。武工队包括队长只剩下四个人，其余全被打跑。四中队的任务是动手缴枪，可不等动手却被纪参谋的手榴弹、机关枪打死打伤十七人，打死打跑二十多匹马。后来人们称此为纪参谋事件。这一事件，在旗大队内部引起了很多的责怨，以至对保一旅三团产生猜疑。三团得知后，立即派林跃先营长和刘润泉教导员来现场查处。林、刘将情况电话报告了团党委，纪参谋被调回反省，林与色长谈一夜，除表示歉意外，并嘱勿再继续干。翌日，三团党委邀色音巴雅尔去保康团部面商。色到后，团长、政委还有李化民副旅长出面道歉给予安慰，并按色音巴雅尔的要求将纪参谋缴的枪支如数归还，并负责医治伤员。色音巴雅尔回来后，积极处理善后，收拢失散的战士，又招收新兵员，再度征集枪马，在保一旅三团的帮助下，一、四中队恢复起来。人们称此为第三次建军。一九四八年初辽吉省委召开模范干部奖励大会，色音巴雅尔同志受到表扬，获得了辽吉省模范干部称号。三次建军是他的主要业绩之一。旗大队就是这样在困难与挫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四、效仿野战军抓队伍建设

旗大队开始时，没有共产党员只有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为保证队伍的战斗力，便效仿野战军，以团员代替共产党员的作用在中队担任指导员。在各中队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的小组。至于旗大队的共产

党员及其组织，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经赵石谈话，由安铁志、章泽介绍色音巴雅尔、巴力吉尼玛、吴桑杰（忽奇图）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临时支部。从此左中有了当地人的党员和党支部，旗大队也有了党的组织。到了四七年，党的组织有了发展，每个中队都有了党小组，有了党员指导员，形成了一支以党员为核心力量的自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的队伍。

实行官兵同甘共苦。旗大队的干部和战士生活一律平等，同样饭菜，同样服装。大队长色音巴雅尔与战士同吃同住，他穿的一条皮裤是由架玛吐带来两张羊皮到围布信给制成的。四七年五月上旬没有换季的裤子，仍然穿着那条皮裤。干部和战士的关系非常密切，亲如手足。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旗大队的干部战士不但积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军歌，而且时时处处严格执行。无论是行军，或是打仗都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吃饭给策金发粮票；宿营时自己割羊、喂马、遛马、烧火做饭；帮助群众铲地、割地、打场。有一次一中队追击苏和巴特尔、敖木喇嘛，宿于格根仓屯，有名战士调戏反动头于敖木喇嘛的姘妇。被发觉后，给了他开除军籍的处分。（他的班长义木加希不愤声言这样处分我愿同他一起回家，结果真的准其退伍。不幸，他回到家中被国民党降队杀害。）

纯洁组织，整训队伍。这是我们军队得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旗大队也照此经验，对其成员严格审查和清理，特别是形势紧张准备打游击的时候，遵照地委赵石的指示。将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整训。该劝告退的劝退，该清理的清理，同时部分中队干部下到班里任班长，以巩固基层。在全大队中开展了民族、民主革命和时势教育，以坚定信念，振作精神，树立必胜的信心。

五、不愧为左中人民的子弟兵

科左中旗以及东部蒙古族反对国民党大